

刘恒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铁人



铁人



刘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人/刘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016-9

I. 铁… II. 刘… III. 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035 号

责任编辑:刘 稚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杨 柳 责任印制:李 博

铁 人

刘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25 插页 3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7016-9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去年三月，关在华润饭店里开会，偷偷跑到大堂咖啡厅见了几拨儿人。来客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谈来谈去，谈浅谈深，纠缠的却是同一件事情——有这么这么这么一个题材，能不能捣弄那么那么那么一个剧本？我说不能。他们说你能，你应该能。我说我真的不能啊！老婆生怕累着我，一年只准接一个剧本。这意味着什么呢？五十多岁的人，必须挑软的吃，不能拣硬的啃，想啃也啃不动啦。

道理固然明白，骨子里却残留着逞能的意思，竟然鬼使神差地接下了这件事。逞能的过程和结局都摆在这些文字里，写它们的人究竟能还是不能，读到它们的人总会给出一个大致的分数了吧？老婆说怪话，逞能的人早晚得后悔，我希望自己是个例外，留下来的分数别太惨就行了。

我明明知道它是一块硬骨头，上嘴之后却打了个激灵，它怎么能这么硬呢？我的牙口历来让我自傲，这回却有些吃不

住劲了。那段时间,我正跟我的助手研究科恩兄弟,看了一些颇为有趣的碟片。我就忍不住叹息,大洋彼岸的同行在琢磨人的恶,在咀嚼恶的边边角角,真是哪儿肉嫩啃哪儿啊!在我们的艺术宴席上,盘子里摆的是善、善、善……还是善!我不嫉妒人家,却多少有些心疼自己和并肩的伙伴儿们——以文化生态而论,猎场是同一个猎场,法则是一套法则,我们却只能单拳对双刀,吃草的硬拼吃肉的,生死高下全凭天数了。

撇开题外话,这件事真正打动了我的,只是几个琐碎的细节。在大庆辗转采访,几位老人性格迥异,谈到铁人却无一例外地哽咽了。我尊重他们,也尊重铁人,内心却找不到相似的感觉。开笔之后,还是没有感觉,心情颇为沮丧。记不清哪一天了,在黄昏懒洋洋地看碟,是一部手法朴素的纪录片,里边有铁人和他的井队。铁人脏脏的,瘦瘦的,眼珠子显得特别大,正在不停地拉动一根绳索,同时不停地往身后看——他在看什么呢?我刚这么一琢磨,鼻子突然一酸,眼泪呼一下就冒了出来。我静静地躺到床上,觉得非常踏实,非常幸福,我确认自己终于找到那种奇妙的感觉了。

这些细微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写作者渴望遇到知音,但是萍水相逢的大都并非知音,却往往是草率的读者和批评者,乃至无意或有意的诋毁者。以笔为生的人必须明白,这是自己应得的宿命。老舍先生好像用过一句狠话,道是——屁股朝天有眼儿无珠。我们不必如此幽默,当然也无需气馁,更用不着生出哪怕一丝丝的失落之感,时不时三省吾身便足矣。

为了陌生读者的便利,也为了回应各路朋友的见解,我在必要的地方加了简短的注释。总之,我将生命的一部分埋在这个剧本里,并切望她落个美好的结局。如果真有知音读出了名堂,肯掬一捧伤感之泪,我将以加倍的感激回赠他。何止如此!我还有不尽的感激,已经早早地备在这个地方,献给打开此书并读到了这一页的每一个人。我还想斗胆邀请诸位,向那些为这部影片破财出力的出资方制片方制作方发行方出版方等各方致敬!向关心这部影片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的每一个人致敬!向协助我采访的大庆油田塔里木油田的所有老人和年轻人致敬!最后,向尹力导演以及他率领的团队致敬!窃以为只要读到了也看到了,你们就会真心证实,所有创作者的心血已经悄然融合,并且与铁人之血紧紧地紧紧地浇铸在一起了。

谨以此片献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为祖国的资源而战的勇士们——这是印在片头的字幕,我把它移到这里来,借以表明我们做下这件事情所遵循的主旨,也就此结束这微薄而渺小的序言。

2009年3月30日午后草毕

目 次

自 序	1
铁 人	1
附录一：主题梗概	113
附录二：时空梗概	115
附录三：人物梗概	119
附录四：在某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127

铁 人^{*}

1 外景 沙漠 日

茫茫沙海空无一物,神秘的气旋时隐时现,传来大功率引擎的轰鸣声。一辆白色的沙漠运输车从金色的波浪后面升上来,沿着起伏不定的沙丘缓慢前行,巨大的车轮卷起滚滚黄沙——浮出音乐和片头字幕。

2 外景 同上 日

沙漠车上堆满了旅行箱、手提包、编织袋、脸盆兜子、行李

* 最初的标题是《铁人 2008》,想突出强调前后两个时代的关系,并显示后者对前者的回溯。考虑到名词与年份的组合缺少新鲜感,只好简化如是。

卷、纸箱子等杂物,罩着绿色的尼龙网。网上压着几捆竹竿,五颜六色的彩旗足有上百面。赵一林(二十二岁)高高地坐在车厢后部,随着车轮的倾斜而大幅度地摆动身体,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他面朝沙尘和车辙,每隔一段距离就往车下抛一面彩旗,像野兽一样夸张地啸叫。

赵一林(无声):呜——噢——咿——呀!

在车辙的另一端,晃动着刘思成(二十二岁)孤零零的身影。他一边赶路一边插旗,不仅要插在醒目的地方,还想尽量插得深一些——显然是个循规蹈矩而又一丝不苟的人。他大汗淋漓,工装上衣已经湿透了,动作却依旧敏捷,而且面无表情。他双肩交叉挎着水壶和应急包,戴着大号的防风墨镜,安全帽边缘拴了两块遮阳的白手绢,虽然汗污斑斑,却凸显了做事的细致和精心。他攀上一道沙梁,把路标深深地插下去。沙漠车在前方破浪前进,后方则彩旗蜿蜒,一直延伸并淹没在沙海的深处。音乐和字幕延续。

3 外景 沙漠营地 日

沙漠车沿着弧形盆地的边缘行驶,像巨轮一样缓缓掉头,在一处稍许平坦的位置停了下来。壮年司机揭开尼龙网,指挥刘思成和赵一林卸车。五花八门的物品被搬到沙地上,其中有沉重的塑料水桶和木制的旧包装箱,“第八物理勘探队”的字迹斑驳可辨。刘思成挑大件的扛,动作干净利索。赵一林则慢吞吞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连腰也不肯弯,把东

西往地上扔，一个纸箱子被摔散了架。刘思成推了他一把，蹲下来收拾箱子。箱子上的黑色字体很规整，一行写着“铁人收藏”，另一行写着“旁人勿动”。赵一林凑过来想搭把手儿，又被搯了个踉跄，自嘲地耸耸肩膀走开了。音乐和字幕延续。

4 外景 同上 日

排气管青烟喷涌，巨轮旋转，沙漠车移出画面，展现了至少属于一百个人的堆积如山的家当。刘思成和赵一林站在“山”的两侧，呆呆地看着它，显得很矮小。两个人抖开尼龙网，决心罩住这个庞然大物。沙漠车渐行渐远，像沉浮不定的一叶扁舟。音乐和字幕延续。

5 外景 同上 日

沙漠光芒刺目，空气像透明的烟雾一样颤抖。镜头移动，出现了铺在沙地上的花格毛巾被和男人脚尖朝天的赤脚、小腿、膝盖、大腿、三角裤……赵一林荒诞地近乎赤裸裸地躺在毛巾被上，居然在脑袋旁边支着一把破雨伞，像做日光浴的海滩贵妇一样。他体形肥胖，皮肤呈深栗色，显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刘思成躲在行李堆后面的阴影中，仍在收拾那只破纸箱子，与铁人有关的报贴本、画册、木雕、连环画、茶缸、影碟、纪念牌等收藏品摊在毛巾被上。赵一林一边喝水，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王铁人在一张画片上憨厚地微笑，在另一

张画片上怒目圆睁——赵一林逼真地模拟王铁人的表情。刘思成把画片夺回去，两人打斗着，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音乐和字幕延续。

6 外景 同上 日

起风了，沙梁上的彩旗轻轻抖动。赵一林穿着三角裤向上攀登，脚上套着工作靴，脑袋上缠着陕北农民式的白毛巾，像个滑稽的小丑。彩旗抖得越来越厉害，风力加大了。赵一林漫不经心地登上沙梁，刚直起腰来毛巾就被吹跑了。他连追都没敢追，盯着某个方向一动不动，表情恐惧。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是天色迅速变暗了。他突然大喊大叫地往回跑，像肉球一样顺着沙丘滚下来。音乐和字幕延续。

7 外景 同上 日

风卷黄沙，天昏地暗。两个人在风中连滚带爬，用铁钎子加固尼龙网。赵一林害怕自己被吹跑，钻到尼龙网里面去了。刘思成踢了他屁股一脚，继续单打独斗，把网子的底边儿与大件行李捆在一起。他突然意识到纸箱子危在旦夕，发疯一样朝它扑过去。沙尘彻底封住了画面，一些书籍和纸片之类的东西旋转飞升而去。音乐和字幕渐隐。

8 外景 同上 日

沙漠寂静如初,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行李堆被沙子掩埋了一半,犹如破损的巨大的坟丘。赵一林从行李中间钻出来,像一只惊魂未定的土猴子,透过尼龙网的网眼儿向外张望。

赵一林:思成……思成! 刘思成!!

他嗓音颤抖,惊恐地尖叫起来。

9 外景 同上 日*

赵一林披着毛巾被东奔西撞,喉咙沙哑,快要哭出来了。

赵一林:刘思成——刘思成——刘思成!

他翻过一道沙丘,站在那儿不动了。某个物体在日照之下反光。他凑近一些,看见了画片的一角,再走近一些,看见画片的另一角攥在一只伸出沙土的手中。他噢地怪叫一声,扑过去拽那只手。人埋得很浅,脸朝下的刘思成被拽出了浮沙,又被脸朝上放平了。赵一林不知对方死活,对着他的鼻子惨叫了一声。

* 去1205钻井队采访,乱翻人家的书架子,发现了一本钻井培训手册。我说送给我吧?他们就送给我了。此景涉及的石油知识,都来自这本强索的礼物,每一个字都千真万确。

赵一林:思成!

刘思成浑身一激灵,被异物呛住了,连声咳嗽,把满嘴沙子喷了出来。

赵一林:你小子吓死我了!思成……你没事儿吧?

刘思成懵懵懂懂地看着他,像真正的傻瓜一样。赵一林扇了他几个小嘴巴,还是不管用。

赵一林(突如其来):什么是石油?

刘思成眨巴着眼睛。

赵一林:试试你脑子!知识竞赛复习题,第一道!想起来了吗?请回答……(吼叫)什么是石油?

刘思成(呢喃):……液态……液态碳氢化合物……

赵一林(大喜过望):加十分!试一道难点儿的……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思成:……一九……六六六六……六……六〇……

刘思成苦思冥想却无济于事,眼神儿又直了。他恍惚听到了汽笛声,赵一林调皮捣蛋的声音显得十分遥远。

赵一林:地球人没人知道……石油的颜色有哪几种?

镜头换成刘思成的主观视角,人和物略微变形,汽笛声却越来越清晰。赵一林的嘴唇不停蠕动,声音却逐渐消失了。

赵一林:……黑色、黑绿色、淡红色、黄褐色……淡黄色、白色……

刘思成和赵一林相继朝某个方向转过头去——一辆沙漠运输车正翻越远处的沙梁,紧接着又是一辆、两辆、三辆……庞大的车群载着第八物理勘探队的全部人马和装备,浩浩荡

荡地开过来了。刘思成目光凝滞，盯着滚动的车轮，火车铿锵的奔驰声和鸣笛声淹没了一切。

10 外景 铁路线 日

黑色的蒸汽车头穿越积雪覆盖的大地，喷着白烟朝镜头扑来，像巨兽一样呼啸而过。

字幕：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松辽平原

11 外景 火车站 日

简陋的水泥站牌有点儿歪斜，上书繁体字：萨尔图。列车鸣笛，沿着最里侧的轨道徐徐进站。外侧的铁轨上已经停满了会战专列，下车的转业军人和装束各异的工人们争相跨越轨道，想抢在新来的列车前面冲上站台。

调度员（声嘶力竭）：让开！让开！让开……

众人迫不得已了才纷纷停下来让路，蒸汽车头擦着他们的鼻子滑过去，烟雾弥漫。所有的车窗都挤满了脑袋，好奇而兴奋地看着乱哄哄的站台内外——雪地里人声鼎沸，旌旗飞舞，旗子上标明了各自的来路：四川、新疆、青海、玉门、北京、石油部、某军某师某团等等。小小的值班房像一只破船，就要在人海中沉没了。远处歌声嘹亮，却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司钻郑万堂（二十六岁）和钻工孙明元（二十岁）从车窗里探出身子，技术员穆国良（二十五岁）和副司钻刘文瑞（二十二岁）在另一个车

窗探着身子，都被眼前熙熙攘攘无以复加的混乱景象惊呆了。

郑万堂：小豹子！数数这得多少人哪？

孙明元：不用数，一人一泡尿能淹死你！

郑万堂：你个小兔崽子……

郑万堂二话不说，抄起孙明元的脚脖子，把他的大半个身子垂到车窗之外，后者像杀猪一样嚎叫起来。

孙明元：万堂大哥！别别……兄弟们救救我！

穆国良（嗔怪）：注意安全！

刘文瑞（幸灾乐祸）：你大头儿朝下好好歇着吧！

孙明元：文瑞你见死不救！

刘文瑞：坐车把脚都坐肿了，坠一坠有好处。

孙明元：来人哪！万堂杀人啦！师傅救命！师傅……

列车在哄笑声中缓慢刹车，轮轨吱吱作响。车厢远端的一个窗口，某人正伸出两条腿，像狗熊一样笨拙地钻出来。他扒住窗户框，在列车停稳的一刹那跳上站台，踉踉跄跄地转过身来——王进喜（四十岁左右）皱着眉头东张西望。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沉默中透出了一股杀气，像一头猛兽在审视自己未来的捕猎场。他用一只手薅住孙明元的脖领子，把他从窗口拎到地上。

王进喜：别胡闹了！万堂，先把旗子给我打出来，掉一根穗子看我不薅你头发！

郑万堂：师傅你放心！

指导员陈永来（四十岁左右）探出窗口，把皮大衣扔给王进喜。

陈永来：老王……接着。

王进喜(叹息)：紧赶慢赶还是耽误了。

陈永来：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

王进喜：你不在乎我可在乎。

陈永来(笑笑)：……………

王进喜：密密匝匝的都滚成蚂蚁窝了，得找个缝儿钻出去蹚蹚道儿……指导员，你把人拢起来等着我！

陈永来没说什么，目送王进喜横冲直撞地挤进了人群。他温和而憨厚，显然已经习惯了对方直来直去的脾气，也习惯了谦逊忍让。郑万堂把一面巨幅锦旗递出窗口，孙明元把它竖起来，上缀七个大字“更高标杆立祁连”。

12 外景 值班室 日

这座俄式站房被围得水泄不通，门口和窗口挤满了人，窗框上钉着“列车临时问讯站”的牌子。王进喜在外围来回转悠，找不到插脚的地方。他紧皱着眉头，一边掏出烟荷包卷烟，一边打量红砖墙上的铁皮排水管，没见过似的。

13 内景 同上 日

空间狭小，陈设简陋而凌乱，电话铃声和嘈杂的问答声此起彼伏。办公桌挨着敞开的窗户，内外双方剑拔弩张口沫横飞，像打群架似的。

问者甲：我们的人怎么还没到？

值班员：别问我！我只管车不管人！

问者乙：你们铁路把我们的人拉哪儿去了？

值班员：放心！丢不了！

问者丙：先遣队等了三天了！还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铁路管饭吗？

值班员：我只管车不管饭！谁管饭你找谁去吧！

问者丁：找谁也没用！解手都找不着地方！

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怪声怪气的，是秦腔武生的叫板。
值班室瞬间鸦雀无声，众人东张西望。调度员无意中一抬头，
不由愣住了。窗户外边的水泥雨檐儿上垂着一个大脑袋，正
笑咪咪地无比友善地看着底下的人。

王进喜：铁路老大哥，石油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

调度员像中了魔法一样，嗓音低了八度。

调度员：什么事？人的事我……

王进喜：我不问两条腿儿的事，我问的是没腿儿的！

众人都昂着脑袋，莫名其妙地盯着他。

王进喜（吸口烟）：我们的设备早我们六天发过来，怎么没
影儿啦？问谁谁他妈不知道……老大哥你说说，它狗日的自
己长腿儿跑了不成？

调度员（尴尬）：我们就仨道岔儿，停不了那么多车！兄
弟，实话告诉你……设备要么卸在安达了，要么卸在齐齐哈尔
了，要么是逮了个鬼地方给搁下去了……自己找去吧，找不着
去接待站拜个神仙问问……